



图说万物历史 续编时间简史

《乡间的日常》



黄鹭 白关 著
新星出版社

几年前,骑行路上的白关(狼)遇到了黄鹭(鹿),两个城里的上班族,因为对自由的共同向往,成了两小口。“到乡下找个院子一起住吧!”这是黄鹭对白关的勇敢告白,离开熟悉城市中熟悉的一切,租下乡间的两间土房和半亩田,这是白关给黄鹭的回答。这本书就记录了他们在乡下的生活。在随笔中,我们可以读到乡下生活的“慢”,壁炉前发发呆聊天读书,每一天似乎都有无所事事的满足;在照片中,我们看得见乡下生活的“快”,忙碌的春天,丰盛的夏天,猫冬之前静谧的秋天,如飞梭一般轮转;在漫画中,我们知道了乡下生活的艰辛,虫子会啃菜,鸟儿会偷菜,踉踉跄跄地种菜施肥,稍一偷懒,就“草盛豆苗稀”;在“食谱”中,我们仿佛也尝到了土地回馈的自然好味……

《万物小历史》



[英]凯瑟琳·巴尔 [英]史蒂夫·威廉斯 著
[英]埃米·赫斯本德 绘
陈冬妮 金森 译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这套绘本由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审读推荐。剑桥图画书奖大师精心绘制。给孩子的29堂启蒙课,穿越138亿年,融合生命演变历程、天文史。如果时间会说话,会讲什么故事? 追根溯源138亿年发生了什么? 浩渺宇宙从无到有,神奇的生命由简单到复杂,一条时间线演绎“适者生存、物竞天择”。你知道恒星五颜六色吗? 地球是歪的吗?大海是因为雨水多?青蛙和恐龙哪个先出现的?我是猴子变的吗?8开对页科普绘本有趣有料地将复杂的天文、物理、科学、艺术多学科融合,打破时间界限,用发展的眼光看宇宙、看世界。

《时间简史续编》



[英]史蒂芬·霍金 著
吴忠超 胡小明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是从获奖纪录片电影《时间简史》中产生的,叙述了霍金教授的生命历程和研究工作,展现了他巨大的理论架构后面那位真实的“人”。全书附有人物照片及霍金教授生平照片,同时还有大量图片展现所讨论的科学观念,包括黑洞、时间之箭等。我们还将了解到霍金、他的家庭、生平好友、同事和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以及关于霍金教授的科学概念的演化与性质的充满激情的过程历史。这本书没有新的写作技巧,也没有华丽的词藻,但读后让人深受感动。这是一个真实的、倔强的、独特的霍金,他在科学道路上的不懈追求,使我们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



海宴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大梁朝局安稳,但边境战火不断,守护大梁北境的长林军因屡获军功威名赫赫,却因功大名盛,朝堂中隐隐掀起猜忌防范的暗潮……一次北境大战后,已是危局重重,京城大疫、东海之乱、异国皇储帝都遇刺,琅琊榜上的高手纷纷卷入阴谋……甚至大梁平叛数十年的朝局,都将覆灭?长林一脉本有琅琊风骨,但因放不下护国重任,步上一条铁血淬炼的路,故事延续琅琊风骨,书写情义千秋。作品同样出自网络女作家海宴之手,保持了前部作品文辞典雅,立意高远,磅礴大气中见细微刻骨的特点。(苏墨)

许庆江

南宋末年,民族危亡之际,文天祥欲扶大厦于将倾。他时常陷入死地,好像在劫难逃,却又时常脱离虎口,又好像有上天的垂佑,虽然备尝艰辛,但百死无悔,坚持最后的抵抗,直至被俘,宁死不屈。从南国的海角,远押至北地的燕京监狱。但楚囚南冠,一片磁石之心,始终指向南方,那是故国河山所在的地方。数年持续不断的威逼利诱,文天祥没有丝毫的屈服,只是静养浩然之气,独自吟诵老杜顿挫之诗,最终杀身以成仁。百代而下,我们犹想见其人。《尚书》云:“诗言志。”其人虽不可见,幸好其诗其文还有留存。

《文天祥诗集校笺》十四卷,集杜诗一卷,词一卷,辑佚一卷,序跋资料二卷,刘文源教授校笺。文天祥有《文山集》,是为诗文合集本,然诗集单行者罕见。今刘文源教授搜罗文天祥诗词与集杜诗,详加校笺,并尽量推定诗歌创作的年代,表出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对我们了解文天祥的诗歌很有帮助。

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时年二十一岁,殿试中被宋理宗亲擢为状元,可谓年少得志。然而此时南宋朝廷风雨飘摇,二十年后,在蒙古铁骑持续践踏下,南宋终至不可收拾之局。

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山河破碎”的日子,激发了文天祥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宁死不屈的气节,并



将此热情和气节化作诗歌,成就了一代绝响。

文天祥的诗歌可以整体上划分为前后两期,其分界线即1276年元兵大举入侵南宋之际。钱锺书《宋诗选注》称文天祥前期诗歌“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后期诗歌“大多是直书胸臆,不讲究修辞,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

对于这种前后落差之巨大,倘若考虑到当时的天崩地裂以及诗人生活之巨变,我们也不必感到吃惊。早年的文天祥潜心读圣贤书,其知识多从故纸堆中来,接触的社会面非常狭窄。而其成名很早,又有



北京,又一家24小时书店“Page One”近期在最繁华的前门大街北京坊开业。

李嘉菲兰 摄/视觉中国

周作人读“注”

孟祥海

周作人读书喜欢读“注”。《食味杂咏》是东墅老人的一部诗集,书中有许多“注”。周作人读后,写了《<食味杂咏>注》一文。他说:“我所喜欢的部分实在也还是那些题下的附注,本文的诗却在其次。”他觉得作者的“注”“比诗更有意思”。有的嫌其注释简略,还做了大段的补充。读完后,周作人说:“东墅老人对于土物之知识丰富实在可佩服,可惜以诗为主,因诗写注,终有所限,假如专作笔记,像郝兰皋的《记海错》那样,一定是很有可观的。”

可见,周作人对注的兴趣与重视。周作人在读“注”的同时,还善于发现“注”中不准确的地方,予以指正。如《读<晚明小品选注>》,他就对作者对袁宏道《西湖一》中:“觅阿宾旧住僧房”中的“阿宾”的注释提出指正。作者原注云:“阿宾,谓唐骆宾王。旧传宾王尝亡命为僧,住锡西湖。”周作人认为其牵强附会;“案骆宾王虽然传说曾在灵隐寺遇见宋之

问,这里的阿宾却并不是他。《解脱集》及梨云馆本都云阿宾,袁小修所编中郎全集中独改作小修二字,可知阿宾即是小修的小名也。”随后周作人又写了《读<解脱集>》,写到:袁宏道“诗文中又常提及阿宾,偶尔见之亦觉得有风致。中郎歿后,小修为订定全集,乃于其《西湖一》中改去‘觅阿宾旧住僧房’一句,此等处均颇有情趣,思之亦复可笑可喜也。”周作人再次证实《晚明小品选注》中的“注”不准确,也对自己读书蛮自信的。

周作人喜欢读“注”,更喜欢作“注”。他作品中的“注”很多,有些译文中的“注”甚至超过了原文字数。如他翻译日本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二十多万字的译文中,注释就有六万多字,占到总篇幅的四分之一以上。

其实,为文作“注”,是学问与学识的体现,若读书不多,学问不深,妄加“注释”,不仅谬误百出,陷害别人,且常为人诟病,貽笑大方。正所谓:“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读书要读注,细处见精神。作注非小技,学问须精深。在这方面,周作人可谓翘楚!

再见了,“个人藏书”

过一面墙。

本来读书是可以不买的,像我,念大学时随手拿着别人或买、或借的书,工作后单位有图书资料室,等资料室没了,或是没啥“好书”了,就盯上了大学图书馆;不怕麻烦地经常跑路,将博览群书的美名加在那里工作的同学头上。当然,遇到倾心的文字还是会买回家慢慢学习的,只是买书不多。虽然,但就这样好多买的书也没读过,结果不小心下次看见又会再买,印象里我曾在几年里五次重复买过同样的一本书(这和不同的出版社搞鬼也有关系)——到现在都还没有读过其中的一本。

所以现在买书更谨慎,也强化了自己的偏见:最好少买书。

出版商先别拍砖,你们的生意自有三哥这样的人繁荣。而且我也支持爱书人买书,尤其是发财以后的人,整大房子买书、存书,即使自己不读书也会被书香熏成文化人样。如果再像收藏古董开“博物馆”那样建立一座开放、共享的图书馆更好;当然别是在大城市——大城市即使没有藏书百万级的大学图书馆,也有规模相当的公共图书馆,而是应该如“天一阁”那样,跑到偏僻的小地方来一个馆藏,免费推广书籍阅读,那样就算您不识字,也会是文化人的样子。

状元的名衔加持,总有一些帮闲之流不免聚集在文天祥的光环周围。如果尽行剔除这些早年的“草率平庸”之作,一上来就是那些“极沉痛的好作品”,虽然文天祥作为诗人会显得很完美,但却不是完整的,也让人感觉不真实。

刘文源先生对文天祥早年这些所谓“草率平庸”之作,亦详加校笺,尽量推断创作的大致年代,并注明诗作中所涉及的人物、典故以及一些容易忽略或不易索解的语词。另外文天祥早年的诗歌,也并非像钱锺书所说的“全部都草率平庸”,也有很好的诗歌,如《贫女吟四首》等。

当然,文天祥后期的诗歌无论在艺术成就还是内容的深广方面,都要超过其前期诗歌的成就。这种诗歌创作上的突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重要的还是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比如其代表作之一《过零丁洋》,就是写于帝昺祥兴二年(1279)正月,当时被俘,敌将张弘范逼迫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不肯背叛宋廷,写下《过零丁洋》一诗给张世杰,以表明自己为国殉节的决心: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诗浓缩了诗人一生的遭遇与南宋王朝的衰亡,是诗人用生命书就的诗歌,无论是修辞手法,还是情感内容,都堪称千古绝唱。首联写出了

恬然

儿子上大学,整理他的房间,发现不少书是我跟着儿子一起读下来的。

先是出于偷懒,看大部头的名著太累,而中小学教师推荐给学生的经典名篇,多是入门级的轻松读物。借着翻看《蒙学十篇》《论语》《千家诗》之类,我发现自己在补习国学ABC。

比如,《论语》中有一段,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若干年前的我居然在一旁标注了一行心得:唯有面对父母,赤子的我们才恢复到人的本性,故自致。

读到《论语》中“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脑子里迅速闪过若干人的面孔,感觉孔子给君子、小人画得像很靠谱。

跟儿子一起读书,让我遇见外面更有趣的风景。

儿子上小学识些字后,莫名地对蔡志忠漫画有了兴趣,甚至对里面的老子、庄子学说津津乐道(尽管只是皮毛)。我跟着儿子翻了翻这套漫画,对作者将晦涩艰深的学说画成一幅幅直白好玩的漫画,实在佩服。想来,真正的通俗其实是需要高超功力的。

钱理群先生领衔主编的《新语文读本》,其中高中卷中有一节“‘爱’的默想”,收录了美国哲学家弗罗姆的《爱的艺术》一书和法国作家莫洛亚的《生活的艺术》一书中的各一片段。前者讲的是母爱与父爱,后者讲的爱情。关于爱情的艺术,作者说“人类爱情的奇迹,就在于人能在单纯的本能和欲念的基础上,修筑起细微复杂的感情大厦。”“伟大的爱情并非表现在对



诗人科举进入仕途的辛苦人生,却遭遇了战火不断的时代悲剧。颌联与颈联,对仗工整而巧妙,且又切合所处之逆境,写出了诗人九死一生、宁死不屈的人生经历。

文天祥后期诗歌成就如此之高,另一原因是他善于学习杜诗。尤其是被囚禁在燕京的时候,杜诗更是文天祥的精神寄托所在,撰写集杜诗二百首。这显然与文天祥的后期身世遭遇密切相关,他与饱经安史之乱而流离失所的诗人杜甫跨越时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其实,何止是杜诗,举凡传统的优秀精神资源和历史上伟大的英雄人格,都一一化作诗人强大的精神动力,驱使诗人写下感人至深的壮丽诗篇。比如文天祥在狱中所写的《正气歌》开篇云: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为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像这样气势磅礴的诗歌,不是纸上功夫所能得来的,其艺术成就与思想意蕴,远远超出了文字本身所呈现者。



10

借儿子的眼光,窥见更有趣的风景

情欲的狂热追求上,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完美而持久的和谐之中”——我不知道高中生怎么理解这些话,对于我这样为人妻为人母的的中年人来说,闲时也会想想爱情、亲情的真谛之类,只是未必有个头绪。而看到大师们的感悟,心有戚戚焉。

有些书于我来说堪称扫盲。三联出了本给孩子的通俗读物《大科学家50》,介绍到亚里士多德,之前我只知道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从书中了解到,他还是采集收藏、学科分类家。书中有不少我这个文科生几乎没听说过的名字,隐约知道一点的是一个英国人威廉·哈维,他第一次成功地借助解剖研究结果对血液循环做出了描述,使医学从未经检验的古代学说枷锁中解放出来。

儿子喜欢物理课,连累得我也跟着读了一本《七堂极简物理课》,据说这本书很畅销,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尽管我看得云里雾里,但多少也能感受到几分,“一个科学家眼中的宇宙,它的广袤无垠,它的奇妙瑰丽,它的神秘莫测”。得以跟陌生世界亲近,算是借了儿子的光。

中学时,儿子对名人传记来了兴致,买回来的几本书让我大跌眼镜,即传记人物完全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比如《文化·图灵传》,主人公是一位英国数学家、人工智能机之父。他的两大功绩任何一项都足以清史留名:一是他提出了“机器思维”的问题,并尝试建立理论模型;二是二战时他设计建造的密码破解“智能计算机”,成功破解了纳粹著名的无线电密码系统Enigma,为盟军在战争中取得主动权做出了巨大贡献。

《巴菲特传》的主人公倒不陌生,但财商几乎为零的我,硬着头皮翻了翻才知道,巴菲特是富豪当中“唯一一个通过投资成为世界首富的人”,他最厉害之处是把股票投资、企业收购和保险经营三种商业模式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经营模式。

还有一套《穷查理宝典》。刚拿起书时,我根本不知道穷查理是谁。儿子告诉我,他是当代投资大师,与巴菲特齐名。他一辈子研究人类灾难性的错误,最出色的贡献是预测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和会计审计制度的漏洞将给人类带来灾难。10年前的那场金融海啸及全球经济大萧条,不幸验证了查理的远见。

几本传记翻下来发现,名人很厉害,世界很大。读着它们,很有意思。

跟儿子一起读书,实际上是借儿子的光,为自己推开一扇扇封闭的窗,呼吸外面世界的清新空气。最重要的,是从中体验一种结结实实活着的感觉——真好!

直观的屋宇,这些形式会不会很落伍呢?还真是不好说。

也可能像收藏老物件儿一样,人们还会继续如三哥一样搜罗书籍,也还有人像我一样买一些喜欢不时翻阅的纸质书,兴之所至还会以旧式的习惯,在书页中插放若干小纸条,但作为大众广泛阅读的形式,尤其是仅仅作为保有图书的内容,而不是书本的情形下,有形图书的个人“馆存”还会占据主流位置吗?

试想,如果出版机构没有像现在这样,依旧固执地维系着实物图书曾经的美好时光,数字图书或许早就带来颠覆性的革命了,起码三哥那样的“图书馆”会被掩埋的;现在拿着Kindle、掌阅,甚至是只握着一部手机的年轻人已经在用实际行动向时代发出宣言了。

再见了,“个人藏书”!这句话我们会说出口吗?会有机会说吗?

